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獨異志 第三卷 卷下

趙簡子死而未葬，而中牟叛，五日，襄子舉兵攻之。圍未匝，而城自壞者十丈，襄子令退軍，吏諫曰：君殊有罪而城自壞者，天助也。曷為退襄子曰：吾聞於叔向曰：君子不承人之危，不扼人之險。使其理城後攻之。中牟聞之，請降。

太康敗於洛之表，十日不返。其弟五人輦其母以從。終失國。

漢王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，呂後問計於張良。曰：南山有四皓，隱而不仕於秦。太子卑辭延之，若四老人到，扶太子，一助也。於是東園公、夏黃公、角裡先生、綺裡季皆隨太子入謁。高帝曰：吾得天下，不到。今從吾兒游，何也？四老曰：陛下侮慢，臣等恥來。今太子賢明，臣故佐之。於是太子乃定。高祖謂戚夫人曰：羽翼已成，難動搖矣。

張嘉祐為相州刺史，至都，詢故事。皆雲前後太守多不生出郡城，苟不流死則貶。嘉祐按其圖籍，自後周尉遲迴死王事始也。乃為迴立廟，四時享之。後三年，入拜大金吾。到吳競加以冕服，而後皆榮遷去。

漢耿壽昌置常平倉，賤時糴粟，貴時減價，恤民，以成為國之體也。

唐崔群為相，清名甚重。元和中，自中書舍人知貢舉。既罷，夫人李氏因暇日常勸其樹莊田以為子孫之計。笑答曰：餘有三十所美莊良田遍天下，夫人復何憂夫人曰：不聞君有此業。群曰：吾前歲放春榜三十人，豈非良田耶夫人曰：若然者，君非陸相門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，使人約其子簡禮，不令就春闈之試。如君以為良田，則陸氏一莊荒矣。群慚而退，累日不食。

唐魏元忠神氣剛直，初為洛陽令，有罪戮於都市，已坐訖。天後以元忠有平徐敬業之功，特赦免之。承制者走而傳呼釋元忠。傳呼先至，執捉者扶令起，元忠曰：敕未至，豈可求生有頃方至。觀者咸服其安閒神異也。

隋煬帝無道，杜伏威以齊州叛。煬帝遣陳<*禾麥擊之。<*禾麥下偏裨射中伏威額。伏威怒曰：不殺射我者，終不拔此箭。由是奮擊而入，獲所射者，乃令拔箭畢，然後斬其首，攜入<*禾麥軍中，<*禾麥遂大敗。

漢惠帝時，叔孫通諷上曰：古者春有獻，今櫻桃熟，願陛下取之。獻果皆自此始。

北齊高洋兇暴，貴嬪薛氏有小過，遽殺支解之。抱其股為琵琶彈之，復歎曰：佳人難再得。

唐滄景節度李同捷叛，王智興帥徐泗兵討於棗州。時同捷遣一能言者披短褐坐於城上戰棚罵智興，軍吏恥之，智興蒙衣掩耳不忍聞。有一卒曰：此可用拋石擊去其首。智興喜曰：若中，賞汝千萬金。乃具拋發一石，正中其首，隨石迸落。軍中歡叫，城上飛動。

漢承宮威名聞於匈奴，匈奴欲識，使人求見宮。宮啟帝曰：域外重人形狀魁梧，臣貌醜陋，不如選瑰偉者示之。帝以大鴻臚卿魏應代之。

東漢宦者張讓、趙忠持國權，引用屠沽人登清貴。靈帝語左右曰：張常侍是我父，趙常侍是我母。故卒以滅漢者，趙、張是也。

張安世每舉進賢達，不令其知。或有詣門謝者，安世亦不見。終身恨曰：安有拜官公庭，謝恩私門乎！

虞氏，梁之富人也。起高樓臨大道，日夕歌宴擊博於上。博者勝，掩口而笑。適有三客過樓下，飛鶻銜腐鼠墮客■舉面，值其笑。二客相與謀曰：虞氏富樂久矣，我不侵犯，何為辱我乃聚眾滅其家。諺曰：驕奢之災，禍非一致。

漢邴丹晏容養志樂，外權勢，仕至六百石，即免歸，畏權而禍至也。

張衡死，蔡邕生，時人以邕為張衡後身。

唐初有鬪<*禾麥者，善用長刀，刀長丈餘，每下刀，斃數人。莫有嗣者。

薄昭，漢文帝舅。以其殺漢使，文帝不忍行法，乃令朝臣衣喪服哭之。昭遂自盡。或云：昭侍飲，酌酒不滿，一郎糾之。昭既歸，使人持刀殺糾者。帝聞之，怒，故有此。

北方有匈奴，形質皆人，而足如馬蹄，謂之馬蹄突厥。

竇滔久戍，其妻蘇氏能詞，織錦為迴文詩，敘離間阻隔之意以寄之，其理縱橫讀之皆有旨義。

賈逵年五歲，姊抱聽鄰家讀書，及長，俱能通經籍。姊問曰：吾未嘗教汝，何得致然答曰：姊抱聽讀書，皆省之。及成人，更博群書。天下聞名，載粟帛受業，而家大富。時人以為賈逵舌耕。

鍾繇年七十而納正室。

衛青，本平陽公王家參乘。駙馬曹壽卒，敕令擇國中貴居第一者尚之。青最貴，主問之曰：是常為我參乘，如之何使者答曰：當世無如將軍者。遂尚平陽公主。

漢武帝乳母恃恩，家人縱橫。帝怒，乳母流於邊，入辭帝。郭舍人謂曰：母今出時，但屢顧我，當救母不行。母如其言，乃顧舍人。舍人罵曰：嫗回顧，何為帝壯矣，豈假汝乳耶！帝於是悅，遂不流乳母。

秦優旃侍始皇，立殿上。秦法重，非有詔不得輒動。時天雨甚，武士被盾立於廷，優旃欲救之，戲曰：被盾郎，汝雖長，立雨中；我雖短，立殿上。始皇聞之，乃命徙立廡下。

漢高祖微時，常與客過其丘嫂食■益羹，嫂厭叔，佯為羹盡，憂其釜。高祖怨其嫂。及為帝，封其子為憂羹侯。或問帝，帝曰：其母不長者。

齊景公時，有一人犯罪，景公怒，令支解之，語曰：有敢諫者誅！晏子左手持其頭，右手執刀，仰問景公曰：自古聖主明王，支解人從何而始景公遽舍之，曰：罪在寡人。

梁元帝眇一目，寵徐姬。姬性妒，後怨帝，每召至，即妝半面見之，意者以帝一目，非為全面也。帝親殺之。

屍鄉有祝雞翁，善養群雞，皆有名呼之。販賣雞卵，獲億萬。一旦，逃入山，不知所之。

李懷光既叛於蒲，朝廷以法誅之。有子七人，其長曰鈺。謂諸弟曰：我兄弟不可死於兵卒之手，曾不自裁！於是執劍俱斬弟首，堆積臺之，立劍於中，以心淬劍，乃洞於胸。聞者傷之。

鄭之管城，有居人鄭虔章者，落魄杯酒間，年五十餘，無聞焉。日醉歸，寢賓署中。夕，引手取酒器，遂為鬼拽臂入坑，逡巡至膊，其人慌叫。親戚舉燭俱至，相與牽爭而不能制。漸入，至胸臆，頭遂入地，俄然全身陷沒，若墮水者。乃合眾將鍬■掘之，深丈餘，得一枯骨，可長八九寸，又復旁搜，無所見。因出而葬之。

王鏐為辛京果下偏裨，果時帥長沙，甚易之。一旦擊球，馳逐既酣，鏐仰天呵氣，氣高數丈，若白練上銜。果謂妻曰：此極貴相。遂以女弟配之。鏐終為將相。

西極有獻續弦膠者，帝不信，即斷而接之，使人挽拽，及他處斷，而接者如故。

魏國有女子，極美麗，逾時不嫁，以右膝上常患一瘡，腫，膿水不絕。遇華佗過，其父問之，佗曰：使人乘馬，牽一栗色犬，走三十里。歸而截犬右足掛之。俄頃，一赤蛇從瘡而出入犬足中，其疾遂愈。

玄宗朝，有張果老先生者，不知歲數，出於邢州。帝迎於內，禮敬甚。問，無不知者。一旦，有道士葉靜能，亦多知解，玄宗問：果老何人？靜能答曰：臣即知之。然臣言訖即死，臣不敢言。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，臣即能活。帝許之。靜能曰：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。言訖，七竅血流，僵僕於地。玄宗遽往，果老徐曰：此小兒多口過，不諳之，敗天地間事耳。帝哀懇久之，果老以水噴其面，復生。其後果老辭歸邢州所隱之處，俄然不知所往。

後漢劉焉，字君卿。靈帝時為太常，見王室多故，意求之交趾，欲避難。侍中董扶謂焉曰：常見益州有天子氣。焉乃求益州。遂拜之。既而至蜀，思扶之言，咸造乘輿旌旗，一如王者之制。忽一旦，天火下燒，所造作物蕩盡。焉疽背而死。

始皇時，長安縣忽有大水漲而欲沒縣。主簿全乾入白，明府謂乾曰：今日卿何作魚面乾曰：明府亦作魚頭。言訖，遂陷為湖。

唐宰相王涯，奢豪其極。庭穿大井，合木為櫃，嚴其鎖陰，天下寶玉珍珠瓊璧，投置水中，汲水供涯所飲。未幾犯法，為天兵梟戮而赤族，涯骨肉色並如金。

《神異記》注曰：西南大荒中，有獸，形如兔，人面而能言，心常欺人，言東即西，言南即北，其名曰詭。

吳孫權獵於武昌，有神女見，曰：今日當獵異獸。忽然不見。俄頃，獵得一豹。女復見，曰：可豎其尾於我處而立祠焉。或曰：豹尾之設，自孫權始焉。

《三十國春秋》：偽前梁張重華在梁州，欲誅西河張祚。祚廐馬數十匹，同時皆無尾。未幾祚遇禍。

唐賈直言，德宗朝父洩漏禁中事，帝怒，賜鴆酒。直言白中使，請自執器以飲其父。中使然之。直言既持杯而自飲之，立死。酒自左足間出，復活。具奏，遂流其父於南海。遇恩歸，還東平。以勁直名聞，拜諫議大夫。直言妻董氏，亦奇節。直言隨父流所，謂董氏曰：先死莫期，不得相見。令其改適。董入室以繩縛發，取筆令直言封之，啟曰：非君不解，畢死不開。其後二十二年再會，舊題宛然。以油沐之，其發俱墮。

太宗朝罷歸而含怒曰：終須殺此田舍奴！文獻皇后問曰：大家嗔怨誰也？帝曰：只是魏徵老兵，對眾辱我。後入院，衣綸翟，下殿拜。帝驚問曰：何也？後曰：妾聞主聖臣忠。徵能直言，非大家聖德，不有忠臣。妾敢為賀。帝大悅，益重魏徵。

曹操密語左右一人曰：汝明日可挾一刀入吾室中，吾令人執汝，汝勿言，吾有重報於汝。其人不悟，遂緘默至於死。操用此以惑眾，能察人眉睫之用也。

子貢一出，存魯、亂齊、破吳、強晉而霸越。

唐張文成七登科選，員半千云：張子之文如青錢，萬揀萬中。時人以文成為青錢學士。

唐狄仁杰為大理寺丞，申中上考功駁下，問：有何勞績復執申曰：歲凡斷獄一萬二千。考功特升上下考。

齊高洋殘酷，其弟南陽王淩獻計，令取群蠹置斛中，俛斷一人為蠹所螫，哀號宛轉，不勝其苦。洋笑，飛書謂其弟曰：有此樂事，何不早言之。

玄宗御勤政樓，於下百戲，坐安祿山於東閣看。肅宗諫曰：歷古今無臣下與君王同坐閱戲者。上曰：渠有異相，故禳之。又嘗與之夜宴，祿山醉，化為豬而龍頭。左右遽告，帝曰：渠龍首豬身，無能為也。終不殺之，卒亂中國。

河上公嘗居河上，不知姓字，無營欲，不履城郭。文帝召之，不至，乃就見之。自云窮《老子》一經，甚侮侵於世。與帝語之，帝曰：吾，君也；公，卿也。豈無敬君之禮乎公遂躍起空中，曰：吾上不在天，下不在地。帝雖尊，於我何加！帝謝之，乃下。共論《老子》經之義，帝不能屈。

陸雲有笑癖，嘗謁司空張華，華多須，以袋盛之，雲見華，不及拜而笑倒。又嘗自服珂助洗■■■■杏埃■■■■樗■■■■鋼劣謁餽？

太宗以魏徵為人鏡，謂左右曰：以古為鏡見成敗，以銅為鏡知美丑，以人為鏡知善惡。吾用此三鏡以辨興衰。今魏徵死，吾失一鏡。

李衡，江陵種橘千樹，歲收其利。謂其子曰：吾有木奴千頭，可為汝業，當終身衣食也。

祭彤為遼東太守三十年，帝嘉其功，賜錢百萬。

周亞夫平七國歸，不得任用，怏怏不樂。帝覺之，因宴與肉，大載不設筯。亞夫有怨色。帝付廷尉。飢食藁席九十日，至俄死。先時人相其有縱理入口，當餓死，果然。

呂蒙隨姊夫鄧當擊賊，年十六，呵叱而前。當不能禁止。歸言於母曰：貧賤誰可居設有功，富貴可致。又曰：不探虎穴，焉得虎子遂成大名。

隋文帝在位時，已無道。天下船長三丈，謂其既大，必能藏匿奸黨，並令沒人官。

昔有人出行，逢一兔走，頭擊樹而死，其人得之。後日日忘家失業，專坐此樹下守兔。有過者見之，問：汝何守株也如是

後漢竇武生時，其母並生一蛇，乃送山中。及武母死，有大蛇至母棺柩側，蜿蜒磕頭血流而去。

郅都為濟南太守，誅豪族三百餘家，不顧妻子。

後漢韋逞母宗氏，博究經典，置生徒一百二十人，隔紗窗授業。

荀崧有女名灌。崧為襄陽太守，為杜魯所圍，崧欲求救於平南將軍石覽。灌年十三，率勇士千餘人，逾城突圍，且戰且前，詣覽乞救。覽假兵救崧，賊遂走散。

契苾何力，西番酋種太守，授右驍衛將軍，早立功勳。太守徵遼，至白雀城，為賊所圍，腰中賊藥瘡極重。帝因傳令，及拔賊城，得行槩者高突犄雞。太宗捉付何力，令自殺。曰：犬馬猶為其主，況於人乎彼為其主，用刃而刺臣者，是勇也。本不相識，豈是冤仇。遂舍之。

郗超有曠世之度，每有寒素後進，力引拔之。死日，為其作誄者四千餘人。

魯肅以義氣周急為意。周瑜為居巢長，居母喪，過肅求糧。時肅有米兩囤，各三千斛，指一囤與瑜。瑜奇之，遂定交。卒霸吳。

晉王渾妻鍾氏，名琰，有藻鑿。生女子淑，求夫，有兵家之子甚俊，欲妻之。令與群吏處，琰自帷中竊視之，曰：此人才足拔萃，然地寒壽促，不足展其器。遂止。其人數月卒。

伊尹負鼎以乾湯，湯令調味甚甘，得進見。湯問之，答曰：使臣調國亦如是。遂以為相，果成王道。

玄宗幸蜀，裴士淹從駕。馬上以商較當時卿相，士淹曰：姚元之如何？上曰：才而健者也。宋璟如何？上曰：賢而泥者也。論及數十人，皆當其目。末曰：李林甫如何？上曰：妒賢嫉能，古今無比。士淹曰：若陛下知之，何委用如此之深也！上俯首而無言。

晉杜預拜荊州，賀客皆集，羊琇與裴楷後至■坐連牀，琇怒曰：杜預以連榻待客。拂衣而出。

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極，每食一杯羹，費錢約三萬，雜寶貝珠玉雄黃硃砂煎汁為之。至三煎，即棄其滓於溝中。

漢昭帝納上官桀孫女，其父名安，策立為後，方年六歲。

唐蕭穎士，開元中，年十九歲，擢進士第。儒、釋、道三教，無不該博。然性褊躁，忿戾無比。常使一傭僕，曰杜亮。每一決責，便至瘡痍，養平復，為其指使如故。人有勸亮曰：子，傭夫也。何不適善主，而自苦若是答曰：愚豈不知但愛其才，慕其博奧。以此戀戀不能而卒至於死也。

吳諸葛恪妻晨起對妝台，一婢侍後，忽躍身觸棟，張目大叫曰：室家被害。有頃，家人歸曰：恪為孫峻所殺。

陳仲弓《異聞記》曰：張廣定者，遭亂避地，有一女子，四歲，不能走，又不忍棄之，乃懸籠於古塚中，意謂他日得骸骨。及三年，歸引取之，見其尚活。問之，女答曰：食盡則餒，見其旁有物，引頸呼吸，則效之，故能活。廣定入塚視之，乃一龜也。陳寔之言，固當不妄。

玄宗偶與寧王博，召太真妃立觀，俄而風冒妃帔，覆樂人賀懷智巾幘，香氣馥鬱不減。後幸蜀歸，懷智以巾進於上，上執之潸然而泣，曰：此吾在位時，西國有獻香三丸，賜太真，謂之瑞龍腦。

晉荀爽女適陰瑜，適歲，瑜卒。爽以女才高氣逸，愍其少寡，欲奪志再嫁郭奕，遣所親人問之。女私挾刃至，爽奪之。其後廣集親族，設大宴，方合，令奕突出見之。女令四角備燭，與奕相見。奕但危坐。即令備浴，女遣二侍者出家以取他物，乃刺臂血書扇曰：以屍還陰氏。自縊而死。

昔者愚公居山之陰，而出入有阻，乃勸勵子孫移之。山神見曰：山極崇高，汝何可移公曰：吾生有子，子復有孫，子子孫孫，誓而移之，何為不可於是神命誇娥氏為移之。

秦於驪山之下，坑儒士二百四十人，焚詩書，皆用李斯之計，欲愚黔首焉。

赫連勃勃，本號屈子，自改其姓雲赫連勃勃，言輝赫與天連。殺人，積其頭為京觀，謂之觸虜台。蒸土築城，錐刺入，即杖築者死；刺之不入，即鍛錐者死。其造器，射入甲者，殺鎧匠；不入者，殺弓匠。莫知所措。

梁周興嗣為散騎常侍，聰明多才思。武帝出千言，無章句，令嗣次之，因成《千字文》。歸而兩目俱喪。及死，開視之，心如掬燥泥。

劉幽求自朝邑尉為中書舍人，三日內拜相。

太宗謂虞世南一人有五絕：一曰博聞，二曰德行，三曰書翰，四曰詞藻，五曰忠直。圖形凌煙，壽年八十一終。

公孫瓚既殺劉虞，則見有勝己者皆殺之。男子年七歲者，不許入城。傳達皆用婦人，令語音雄者宣揚其命。

袁紹逼急，乃先縊其妻兒姊妹，然後自赴火而死。

魏武殘人性命，重伎藝。有一歌兒性甚慧，而聲響入雲。操愛其聲未忍殺，乃於群妾中求得二人，聲如歌者，密令教授，數月乃成。聽之，立殺其前者。

范粲，字承明。時齊王芳被廢，承明哭甚慟，因不仕。景王輔政，召之不赴，稱疾，佯狂不言，足不履地，人不聞音。家有婚姻，咨訪之，合意者，即色不變；否者，即臥寢不安。家人以此候其旨於所寢之車。

唐狄仁杰為安撫使，除去淫祠一千二百所。

張巡守寧陵，事急心孤，每戰，喊一聲，即雁數行飛逆。

阮籍居母喪，有弔客至，籍哭，即嘔血，毀瘠骨立。

時苗為壽春令，謁治中蔣濟，濟醉，不見之。歸而刻木為人，書曰：酒徒蔣濟，以弓矢射之。牧長聞之，不能制。

季孫相魯，家無衣帛之妾，櫪無食粟之馬。

哀牢夷，其先有婦人名沙壹，居哀牢山，捕魚水中，觸沈木若有感，因妊孕，十月而生十子。今西南夷，其裔也。

唐高祖起義並州，第三女柴紹妻聚兵鄂、杜間以應高祖。高祖登位後，封平陽公主，號娘子軍，克著勳績。獲封邑不因夫子者，葬用鹵簿，自此始。

魏文侯問孤卷子曰：父子兄弟臣賢，足恃乎對曰：父賢不過堯，而丹朱傲；子賢不過舜，而瞽瞍拘；兄賢不過舜，而象傲；弟賢不過旦，而管誅；臣賢不過湯武，而桀紂伐。君欲理國，賢可恃乎！

常縱有疾，老子曰：先生疾甚，能無教語弟子乎！縱乃大其口示老子，曰：舌存乎！曰：存。豈非柔耶齒亡乎！曰：亡。豈非剛耶縱曰：天下事盡矣。

子產聞婦人哭，使人執而拘之。果手刃其夫者。御者問曰：何以知之子產曰：夫人所親也，有病則憂，臨死則哀。今夫已死，不哀而懼，是以知有奸也。

隋朝徐德言妻陳氏，叔寶妹。因懼亂不能相保，德言乃破一鏡分之，以為他年不知存亡，但端午日各持其半鏡於市內賣之，以圖相合。至期適市，果有一破鏡。德言乃題其背曰：鏡與人俱去，鏡歸人不歸。無復嫦娥影，空餘半月輝。時陳氏為楊素所愛。見之，乃命德言對飲，三人環坐，令陳氏賦詩一章，即還之。陳氏詩曰：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。笑啼俱不敢，方驗作人難。素感之，乃還德言。

昔宇宙初開之時，只有女媧兄妹二人在崑崙山，而天下未有人民，議以為夫妻，又自羞恥。兄即與其妹上崑崙山，兄曰：天若遣我兄妹二人為夫妻而煙悉合；若不使，煙散。於是煙即合，其妹即來就兄，乃結草為扇，以障其面。今時人取婦執扇，象其事也。

羊角哀、左伯陶二人為友而賢。俱詣道途，其造風雨，糧盡，計不俱存。角哀乃並糧與伯陶，得濟；角哀入空樹中餓死。

劉仁軌為相，其從父、昆弟皆為北海縣邑吏，人有勸曰：若與君相同籍，而獨苦差科。答曰云云。

漢張良，字子房。少時行至圯橋，忽於橋上見老父墮履橋下，顧良曰：可取履。良欲毆，視為老，俯為下履。老人曰：孺子可教。明日早為期。良往，已在橋。謂良曰：與我期，何後也明日復來。良於是夜半往之，少頃，父至，懷中取書一帙付良，曰：讀之，王者師。因使去，戒良曰：後十年濟北谷城相見，即我也。良佐漢王，為帝師。後往濟北谷城問，人曰：此黃石公廟。即立祠。

漢武帝遷淮南厲王於蜀巴，道病死。人歌曰：一尺布，尚可縫；一斗米，尚可舂。兄弟二人不相容。

《韓子》：齊王好竽，每欲聽，必三百人齊吹之，南郭先生，不知竽者。濫求百人中，吹竽食祿。宣王薨後，王即位，曰：寡人好聽竽，欲一一吹之。南郭先生慚而退逃。今冒祿者，亦多如此。